

## 地锦

景影夫妇太喜欢这套新买的房子了,虽说是二手房,虽说只有100平米,虽说与彼此上班的单位有着不短的距离。但是,这栋楼的外墙爬满了地锦,让呆板的水泥钢筋混凝土墙散发出无限生机,美得可人。

景影五十有五了,是林业大学园林系毕业的,之后又在园林管理局当技术员、工程师,再提拔到领导岗位上,如今是副局长了。景影一辈子与花花草草相相守,心情好极了。妻子刘欣在中学教语文,生得小巧玲珑,特别喜欢古人写花写草的诗词和散文,年纪大了却常常萌发少女的情怀,这很难得。

刘欣常和丈夫开玩笑:“景影,你这辈子是改不了拈花惹草的毛病了。”

景影点头称“是”,然后说:“你常自比弱草娇花,我能不小心侍奉?”

“景影,这地锦的名字就很有诗意。”

“它还有俗名,叫爬山虎、爬壁虎,最有韧劲,值得世人效仿。”

这栋楼只有6层,所以没有电梯。年龄在20年以上,地锦把外墙涂得很绿,根扎在墙根,藤则攀墙乱爬,卵状的叶子重重叠叠,像厚厚的毯子。景家住在5楼,客厅、书房、卧室、卫生间、厨房的窗口周围,都密集着藤和叶,有的还向窗口探进头来,充满着好奇心。到了六七月间,藤叶间还会冒出淡黄带点浅绿的小花,娇滴滴的。落雨的时候,雨声沙沙啦啦,好听。而下雪后,绿意上覆一层莹白,好看。盛夏骄阳如火,地锦却浓荫送凉;深秋下霜,叶子绿中透红,如无数跳跃的火苗。

他们之所以买这套二手房,是因为儿子要结婚,再买一套新房吧,钱还不够。于是将早几年买的一套大房子让出来,重新装修,做了年轻人的洞房。然后,他们寻寻觅觅,相中了这套房子安身立命。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,没有惊动单位的任何人。景影平日上班、下班,从不要单位司机接送,所以他搬家,安家没人知道。儿子结婚,景影也没给本单位的人发请柬。这叫自己的日子自己过,图的是一个清静。

这地锦使景影浮想联翩,假如每个社区的每栋楼,都细心培养这种“垂直绿化植物”,那么,对于城市的空气净化和低碳化生活,功莫大焉。他起草了一个报告《关于倡导城市住宅楼培植地锦的几点建议》,局办公会议自然是全票通过,然后形成正式文件,上报市政府有关部门。

景影在地锦涂绿的书房,完成这个报告的首稿后,第一个读者当然是老伴刘欣。刘欣边看边念,每到妙处,必大声叫“好”。然后说:“景影,我要为地锦口占一首诗。可惜,它不能录入你的大文,遗憾。题目是《咏护墙植物地锦》:地锦铺前绿满墙,万家安乐笑炎凉。最珍春雨满满夜,叶叶歌吟舞舞裳。”这回轮到景影喝彩了:“好,言近而旨远。可叹我无诗才,不能唱和。但愿这个报告能得到领导的认可,并大力推广,则为大幸。”

报告呈上去几个月了,如泥牛入海无消息。

景影很惆怅。

社区忽然贴出通知,将组织专人,把各住宅楼外墙的地锦全部清理干净,以便美化环境,参加全市“美丽家园”的评选活动。

景影感到很惊愕,这真正是瞎胡闹。一打听,是省里一位领导,在市里有关部门陪同视察时,随便说了一句“要显出外墙本色才有整体美感”的话,于是层层认可,雷厉风行遵命照办。

景影雷急火急去了社区的管理办公室,对一位年轻的女

# 小小小说两则

□聂鑫森

主任,口若悬河地说了一大通道理,关键词是:决不能清除地锦!

女主任漠然地看着景影,然后说:“上头有指示,我能不办吗?再说许多住户都同意哩。你想想,我得请人,得发工钱,还要刷涂料,我愿意吗?”

景影大声说:“别人同意,我不能阻止。但我家的房子,当然包括外墙,是我用钱买的,是我的私有财产。我家外墙的地锦,决不能清除!谁敢清除,我上法院告谁!”

景影说完,气冲冲地走了。

一栋栋楼外墙的地锦,被清除干净了,再刷上白色的涂料。

只有景影家的外墙,还留着一片地锦,如白色波浪中的一个绿岛,格外扎眼。

刘欣对老伴说:“我就守望着这一片绿色,可奈何我?”

刘欣耿耿无语。

有一天,正好儿子、儿媳回家来吃饭,刘欣对景影说:“你早出晚归,社区的许多闲话你听不到。”

“嚼什么舌根子了?”

“国人窥探他人隐私的好奇心,原本互不打交道,但因我家不肯清除地锦,便成了一个议论的焦点。他们说:这家人,因为男人是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,副处哩,谁敢去惹他!”

“屁话!这是园林的维权,与当副局长何干?”

“还有人说,小偷喜欢到有权有势的人家作案,他留下绿的标记,可以直奔其家,不致大家受难。”

景影气得一拍桌子,吼道:“这是什么混账逻辑!我若是贪官,有的是钱,还买这二手房干什么?”吼完了,无力地坐下来,连连叹气。

儿子、儿媳忙说:“爹,我们也担心哩。万一小偷上门,偷不到值钱的东西,又正好撞着你们两个老人,撒气行凶,得不偿失啊。”

景影忽然老泪纵横,说:“你们看着办吧……”

刘欣马上走向摆放座机的地方,拨号给社区管理办公室,说:“我家外墙的地锦,你们去铲除吧。”

## 龙票

这个地方叫戏台岭,处在湘潭城的郊外。几十年前,这里到处都是小山岗子,是岗如戏台,还是确因演过野台子戏而得名,不得而知。如今,城市建设如吹足了气的气球,铆足了劲儿往四面扩充,戏台岭早已不复旧时模样,变成了一个的社区,水泥和砖瓦造就了新的风景。

55岁的龙子娱,是喜洋洋社区的清洁工。他曾经供职的一个街道小厂,在20年前就破产倒闭了,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打各种各样的工。虽然是一个人,赤条条来去无牵挂,但总得吃饭、穿衣,不能不去赚一份菲薄的工资。近些年,他有了低

保的几百块钱,再加上打工的工资,觉得日子过得很滋润。他没有自己的房子,要房子做什么呢?聘用他的单位总会提供可以放下一张床的住处,这就够了。

他原本叫龙子如,后来有人告诉他,著名画家齐白石有个儿子也叫这个名字,他不想沾光,便改了个同音字“娱”。他喜欢“娱”字的意味,因为从小及长,他爱看京戏,娱目娱耳也娱心。他还说之所以到这个偏离城市的地方来做清洁工,是因为“戏台岭”的地名让他浮想联翩,快乐无比。

他爱看京戏,也能哼几段小生戏,嗓子尖而脆,是一个真格儿的票友。这个社区有个众乐乐票友会,老年人居多,也有几个年轻人。但没有谁邀约他人会,大概是觉得他还不够格。但他们无论何时何地,聚在一起唱戏、谈戏时,龙子娱总会翩然而至,默默地坐在一边看和听。清洁工是分地段料理的,没有时间限制,任务是只要保持地面干净就行了。大家不叫他的名字,只称他为龙票,意思是姓龙的票友。

第一次有人叫他龙票时,他笑了,说:“你们抬举我了。”

“是吗?”

“你们可知道,清朝的皇族贵胄,业余爱看戏也爱唱戏,皇帝给他们发下带龙纹的票证,允许自娱自乐,但不能去公共场所登台献艺,更不可收钱卖艺,这叫票友。因他们身份显赫,又有龙纹票证,故称龙票。”说完,龙子娱哈哈大笑。

众人再不作声,一个扫地的这么会侃!

龙子娱的卧室、工具室、卫生间,在社区西北角的一座小平房里。他无需做饭,社区有公共食堂。洗澡就提一大桶水到卫生间去,哗啦啦洗个痛快淋漓。晚上,躺在床上打开收录机,听京胡名家的光碟。公家没有配备电视机,他也不想去自购电视机,听京剧光碟就很满足了。

城里的大剧院,经常有本地或外地的京剧团演出,头几排的票上百元一张,中间的票50元一张,最后几排的票也要30元一张。龙子娱常在夕阳西下后,赶紧吃饭、洗澡、穿戴齐整,坐公交车到城里去看戏。

社区的人对他说:“这太花钱了,你不该这么奢侈,听戏能长肉吗?”

他说:“我爱的就是这一口,不去,心里空落落的。”

社区的荷花边,有一座仿古建筑听雨轩。这天下午,众乐乐票友社的一群人,带着乐器来这里票戏。胡琴、板鼓一响,



太阳站了一天乏了,西斜到一边,晒出一高一低两个瘦小的人影在小吃街上走。一个声音穿过人群,敏锐地钻进那两人的耳朵里,“哎,樊老板下班了吗?”

樊启章一回头,一脸惊喜的笑容,答:“我们下班了,你不下班吗?”

赛买提背着手,近100公斤的体重骄傲地挺立在烤肉炉后。他耸了耸肩,饶有趣味地挑了一下浓眉,又挤了下眼,说:“你们一家人嘛,像苹果一样。”樊启章惊讶地看了一眼身旁的妻子,不自然地回问:“什么苹果?”赛买提歪着脑袋,乐不可支地笑起来。

苹果。苹果?再看赛买提,他已把笑脸投向了另一个熟人。樊启章和妻子继续向前走。妻子边走边埋怨,说:“都怪你。”又说:“为什么不直接向他要钱?”樊启章不耐烦地回她说:“别听他说苹果吗?”

赛买提买了樊启章店里的鞋,迟迟没有付钱,两人是有意来路过的。

次日,樊启章去找卖干果的哈斯提尔问了,那边回答说,苹果在维语里面没有别的意思。这答案并不能让他们满意,反倒让他们觉着自己吃了某种哑巴亏。这些日子生意清淡,有大把的时间用来胡思乱想。樊启章的妻子特地翻了旧历,那天是阴历四月初一。月头第一天就欠了账,可不这个月生意差吗?

夫妻俩为这笔欠款没少吵架。

这天又唠叨起来,咬牙切齿地恨了几句。谁知一回头,赛买提的妻子古丽米娜竟然就在店里站着。

古丽米娜是对得起妖娆这个词的。从身形到脸部轮廓,线条分明。发黑唇红,颜色也分明。她只管着货架上的鞋,樊启章夫妻却受了惊吓,全忘了要讨债。古丽米娜很快锁定了一双长靴,一边试穿,一边唠唠叨叨地讲,晚上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,新买的裙子需要一双靴子配。樊启章听了这话,总算放下悬着的心,远远地坐回收银台后,看着妻子后面忙活,心里飞快地算好了两双鞋合计该付的钱。

他要严肃地摆出老板的派头,防止古丽米娜跟他要钱少付钱。其实赛买提和古丽米娜夫妻俩至多算是熟客,却仿佛是要多好的朋友似的。古丽米娜试好靴子后,来到樊启章面前,先妩媚地瞪他一眼,然后撇嘴一笑,说:“放心,你钱一分不少。”樊启章尴尬地咧开了嘴,但又极快地闭上了。古丽米娜完全没有打开包拿钱的意思。果然,她接着说:“两双鞋子一分不少,过几天一起付钱。”

樊启章果断地说:“那不行。”

古丽米娜说:“行,靴子白白地站在架子上,还不如穿到我的脚上,钱晚几天给,又不是不给。”她话没说完,拎起鞋子跑出了门。

“不行,不行。”

夫妻俩措手不及,追出门去,古丽米娜已钻进了一辆蓝色的甲壳虫式的小汽车。而开车的人正是赛买提。不知是因为对欠账感到不好意思,还是车太小,赛买提困难地从车窗里伸出甜蜜的笑脸,说:“老朋友,走,一起参

加婚礼去。”樊启章是爱面子的,只好摆手摇头表示不去。赛买提表示遗憾地撇了撇嘴,将头缩回了车里。小汽车擦洗得很光亮,却是有病的,咳嗽了两声才上了路。樊启章气呼呼地跟妻子说:“这个车子,肯定是便宜买来的二手货。”妻子说:“我就不信他过几天能把钱送来,要不要打个赌?”

果然,一周又过去了仍不见赛买提和古丽米娜来付钱。妻子说,她现在明白苹果的意思了,就是随便咬,好欺负。樊启章说她是胡扯,赛买提没那么高的汉语水平,不过是随口乱说了一句。话是这样说,两人还是决定,由樊启章天天去赛买提的饭馆吃饭,看他好不好意思。

樊启章夫妻俩是从内地来新疆的,从前给亲戚打工,自己独立开店不到两年时间,平日里朴素勤俭,下馆子顶多吃个凉皮、牛肉面。赛买提的饭馆卖的是抓饭和拌面,现在抓饭拌面都涨成什么价了?樊启章还真不知道涨到了多少,只知道很贵。但,再贵也没鞋子贵。

饭馆门口,一边架着口大锅,里面是粒粒松散而油光的抓饭;另一边,是一个两米多长的大烤肉架,一缕缕青烟将烤肉的香味散播到整条街的空气中。旁边有只大缸,种着一棵长得耷撒大叶的无花果树。

樊启章一进门吃了一惊。里面装修得富丽堂皇,除了两幅伊斯兰味浓郁的油画,从墙纸到吊灯,以及棕红的木地板和铁艺隔断,全是欧式的。这装修得花多少钱?古丽米娜也是欧式打扮,棕黄色卷发高高盘在头顶,黑色套裙,脚上是没付钱的棕黄色长靴。

古丽米娜亲自替他擦出一张桌子,一边倒茶一边问:“樊老板,我们抓饭有,拌面有,丁了炒面也有,饅头肉也有,你啥东西想吃?”

樊启章来时已计划好了,要一份抓饭,自己吃一半,剩下的带回去。赛买提亲自端上了抓饭,向他挤了下眼,说:“吃不完的话,再给你加一些米,给老婆子带回去吃。”这一句知心话,说得樊启章满面通红,他有些感动了。

樊启章空着手只把饭带了回去。被妻子数落是难免的,但他也有辩解的理由:饭馆那么多人,不能不给人家面子,关键是人家赛买提又多添了这么多的米。

樊启章很生气,也只能生闷气。要面子的人,都难免要委屈自己。

樊启章决定有空就去老乡的玉器店坐坐。玉器店在赛买提的饭馆斜对面,闲聊的时候可以看见赛买提,而且在往返玉器店的路上,可以让赛买提看到自己。赛买提的朋友很多,似乎整天都站在门前与人聊天。这天,樊启章往返了几个来回,赛买提连姿势都没变过,双手交叉抱在胸前,歪着脸,重心偏向一边。第一次赛买提向他点了点头,笑了笑。第二次,赛买提挑了一下眉毛有几分吃惊地又笑了笑。第三次,赛买提扬了扬下巴,无声地向他提出了疑问。第四次,赛买提乐不可支地笑了。

樊启章气急败坏地回到自己店里,赛买提的那一脸笑,让他又想起了那句:像苹果一样包括自己的,先走。之后,掏出一大沓钞票开始数,他先付了3双鞋的钱。说那3人是他的弟弟,他给买鞋子。樊启章脸上开始有了一点笑容,谁知赛买提却把剩下的钱装进了口袋。说:“麻烦了,明天请客的钱不够了。”樊启章和妻子立刻堵到门前,说这次决不能再欠账。

赛买提一脸吃惊,说:“我的鞋子已经被弟弟拿走了,咋办呢?”樊启章说:“你打打脸,让他把鞋送回来。”赛买提却扑哧一声,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他是在开玩笑,但只是笑并没有掏出钱来。他向空中打了个响指,说:“明天,朋友最少一个人都是给500块钱的礼,10个桌子的朋友来,明天多少钱要来呢,你还害怕吗?”说着拍了拍樊启章的肩,推开他走出了店门。

“赛买提真是……”樊启章的妻子要发牢骚,话说到一半却算起了账,“一桌10个人,一人500……”

可是过了明天又后天,又一个星期过去了,赛买提没有来付钱。

像苹果一样,想吃就咬的苹果。樊启章坐在店里越想越觉着生气。他想直接去赛买提的饭馆里要,当着众多顾客的面,但是赛买提和古丽米娜会怎么样?他的脑海里出现了赛买提铁塔一般壮实的身子,然后是赛买提的脸,那两道粗黑眉毛拧了起来,说:“谁欠你

的钱了,把欠条拿出来……”樊启章打了冷战。既没有开票,也没有写条,连第三者证人都没有。所以,他们是决不能翻脸的。樊启章狠狠地向自己的腿拍了一巴掌,随即疼得皱起了脸,无力地叫了声“哎哟”。

当晚,樊启章饭后同往常一样去散步了。他在欢快的广场舞音乐中,向着小吃街走过去。他刻意走到月光和街灯都照不到的暗影里。凉风席席,他的小心脏,可怜得像他身后的影子,躲躲闪闪又悲悲切切。他是个可怜的老实人。他躲在小吃街尽头的冷饮摊后,遥遥地可以看到赛买提的饭馆。一个小伙计在门口慢吞吞地清理烤肉炉子里的煤炭,虽听不到声音,却可以看得出他边干边唱着歌。樊启章要了瓶绿茶,慢慢地喝起来。不一会儿,看到赛买提从饭馆里面走了出来,仍旧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,指挥着小伙计进进出出地忙活。古丽米娜扯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也走了出来,两个精力旺盛的小东西,大呼小叫地相互追打,古丽米娜不时的训斥着他们,却并不见效。

樊启章极力向桌子下缩着身子,只留半张脸在桌面上。他看到赛买提向停车场方向走过去,不一会儿,甲壳虫似的蓝色小车开了过去,古丽米娜吃着喝着两个孩子上了车。樊启章的心开始剧烈地跳起来。一切都不在他的计划当中,这一晚他的所有行为都属临时起意。

他叫了辆的士,跟上赛买提的蓝色甲壳虫。的士司机难得遇上这样有趣的事,也兴奋起来。俩人不由自主地都猫起身子,说话也压低了声音。他问前面那蓝色值多少钱?的士司机看不太清,特意加速凑近看了一眼,又很快地降低了速度,说也就八九万,不是什么值钱的。说完打量了一下樊启章,聪明地一挤眼,问:“老婆在车上?”樊启章生气道:“我执行任务。”司机扑哧一声,笑得车都抖起来,道:“警察要是你这样的,我们得亡国。”樊启章想生气,却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他觉着这司机真是个好心,只是现在不是交朋友的时候。

赛买提的车在城边上的一个大院门口停了,赛买提拒绝了他的士司机要帮忙的要求,自己下了车,并让的士马上离开,以免引起注意。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蓝色甲壳虫打了两声喇叭,院子大门开了,车开了进去。然后咣当一声大门关上了,赛买提在院子里唱起了歌,然后是吱吱嘎嘎大门在上铁链的声音。风吹得树叶哗啦啦地响。墙头上爬着浓密的葡萄枝叶,还蹲着一只白色的猫。猫发现了樊启章,静静地望着他。

樊启章围着院子走了半圈,院子连着别人的院子。大门两旁种着高高的白杨树,在一侧的院墙下放着一堆粗大的木头,像是盖房子用的。赛买提的歌声进了屋,小了,继而没了。樊启章踩着木头爬上了墙头,这边是葡萄架,葡萄架旁是两棵果树。院子里的灯还亮着,照出一片整洁的小天地。一块菜地,一个小花池。花池边上放着洗手的水壶。屋里传出嗡嗡的说话声。

樊启章趴在墙头上,仍然没有想好自己要

龙子娱忙不迭地跑过来了。先听戏,再扫地,都不误。生、旦、净、丑,虽没有化妆、着装,一个在京胡声中唱得十分过瘾。龙子娱坐在一边,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板眼,听得极为认真。唱完了,大家又互相提意见,但多是夸赞之语。

忽有人对龙子娱喊道:“龙票,你可能回回白听,你得进言作点儿贡献。”

龙子娱微微一笑:“真要我说?”

“当然。”

于是,龙子娱清了清嗓子,对几位的演唱,先说优点,再说不足之处,都是内行话,一下子把大家镇住了。

“唱《定军山》的老生,嗓子不错,有亮音也有娇音,尤其是老生见功夫,美中不足的是缺乏炸音和张口音。此段中的‘管教他’的‘他’字就须用炸音,否则唱起来就不‘冲’了。还有《搜孤救孤》中的那句‘我与那公孙杵臼把计定’的‘把’字,就要用张口音。”

哗啦啦掌声响起一片。

“龙票呀,你是真正的行家。再说说!”

“我看各位的功夫都不错,别老是这么玩儿。是不是可以排几个折子戏,作古正经地登台演出?让社区的人过过瘾!”

有人说:“我们也想了多时了。各人虽有些戏衣、道具,凑起来不够啊。”

龙子娱说:“可以慢慢想办法。社区不是要搞文化建设吗?上面出一点,我们捐一点,反正,不着急的。我得去扫地了,再见。”

日子一天天地流逝,这件事却如石沉大海,音讯杳无。谁心里都明白,难啦。

3年过去了。

龙子娱突然患了肝癌,然后过世,享年五十有八。临终时,他把一个存款折子,慎重地交给守在病榻旁的社区领导,断断续续地说:“这是平生所存的5万块钱,将来给众乐乐票友社添置戏衣、道具吧。”然后,微笑着合上了双眼。

众乐乐票友会的全体成员,闻讯在龙子娱的灵堂含着泪唱了一整晚的戏。这个一生清贫的人,应该享用这种送别仪式。他们决定各自再捐些钱,置办些像样的戏衣、道具,认真地排出几个折子戏,到各社区去演出,让大家好好地乐一乐。